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3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长城内外

CHANG CHENG NEI WAI

(三)

黎小江 主编



广州出版社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长 城 内 外

(三)

黎小江 主编

汪光明 编著
曹林平

广 州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/ 黎小江主编. — 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4.5

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I. 中… II. 黎… III. 文学 - 军事 - 中国

中国军事文学 长城内外(三) (3)

出版者: 广州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赵辛予 封面设计: 蒙复旦

责任校对: 容晓风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

印刷者: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468

版次: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定价: 988.80元 (全55册)

第31章 聂荣臻的风格

胜不骄，败不馁；主动支援友区，困难留给自己，是聂荣臻的风格。

石家庄解放后，朱德总司令立即给聂荣臻打电报嘉奖。电报发出后，朱德感到意犹未尽，特地写下了如下贺诗。

石门封锁太行山，勇士掀开指顾间。
尽灭全师收重镇，不教胡马返秦关。
攻坚战术开新面，久困人民动笑颜。
我党英雄真辈出，从兹不虑鬓毛斑。

聂荣臻作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自然也高兴取得这个攻取大城市的胜利。他看到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评论说：“此次石家庄守敌达2万以上，并得到美国供应的蒋匪空军积极援助，然而仅仅6天，该城即被攻克。”“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，并且是今后一连串胜利的开端。”“……当有战略意义的城市被我军包围时，蒋根本派不出援兵，那时像解放石家庄这样的胜利，就会一连串地到来。这种情况已经不远了，石家庄之捷本身就是一个开头。”

外国通讯社也说，攻克石家庄对蒋介石是一个“新的挫败”，是解放军“可观的胜利”，并且报道石家庄解放后，“保

定（蒋）省政府官员立即乘车逃向北平”的消息。

聂荣臻认为这个胜利，是由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，是各解放区野战军自动地互相配合的结果。解放石家庄，这是水到渠成，是果子熟了，正是摘的时候。就指导思想来说，主要是摘了一个成熟的果子。果子没有成熟，客观条件不具备，硬要去摘，结果不但摘不下来，还要吃亏。解放战争初期打大同，以及在这以前的围攻绥包，就是这方面的例子。然而，果子熟了，你不去摘它，那是错误的，右倾的错误。对石家庄的进攻，正是时候。

石家庄的解放，使晋察冀内线敌人基本肃清，战局已经改观，部队作战情绪高涨。聂荣臻对已取得的胜利并不自满，而是展望行将进行的外线作战。他按照红军“胜了找缺点，败了鼓励”的老传统，严格要求部队，决定在1947年12月4日，召开野战军团以上的干部大会，总结大清河北、清风店和石家庄战役的经验，并讨论关于部队作战和本身建设等问题。

会上，他作报告说，全军要一致反对自由主义，反对右倾情绪。这次保北作战，事前就有精神准备，不怕打不出名堂。徐水、涞水打不下怎么办？走就是了，又有什么！正因为保北的苦战，才使野战军在清风店打出了名堂。大清河北没打好，本来也没有什么，但有人说：“肉没有吃上，反把门牙咬了！”又说“劳民伤财”等等泄气话。不要说门牙没有搞掉，就是搞掉，镶个金牙，更漂亮！伤亡几千，再补一万，有什么可以泄气的！应当打气，撑腰，绝不应讲怪话，泄气！

敌人想“翻一下身”，就从石家庄出来了罗历戎，造成了我们清风店歼灭战的机会和条件。军事上就是要“动”，用“动”造成变化，再从“变化”中找机会歼灭敌人。不要怕走路，不要怕泡蘑菇。要高度地运动、捕捉战机，积极扩大战

果。石家庄是设防的城市，可是设防再坚固，也要兵来守。兵不多是不行的。再说即使打不下来，也没有什么危险，四周都是解放区。何况不论从兵力和士气看，打下的可能性很大，所以决心打石家庄是对的。

围点打援是好办法，一方面把石家庄打下来，同时能歼灭敌人一部分援兵，岂不妙哉！但究竟怎么打，还要看情况的变化。援兵来了，我们就集中主力打援，打了援，回头再打石家庄；援兵不来，就一直打下去。既然研究了各种因素、条件，认为可以打下来，就应当有信心，就不是盲动和冒险。

聂荣臻指出：一方面强调坚决执行命令，另一方面也要提倡最大的机动。正确的机动，正是为了达到上级的意图，正表示了为革命为人民负责的精神。

聂荣臻举例说道：“敌第三军十九团团长柯民生，在正定战役我们就把他俘虏了，放他回去，清风店战役他再次被俘。我对他说：‘你真吃得开，被俘了一次，回去还当了团长！可是这次又被俘了。’他声明说：‘我是按命令执行。’是的，他们的军官可以那样，也只能那样‘执行命令’，他当团长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了挣钱，只要按月发薪水，不管打多大败仗，死多少兵，他是不管的。我们打仗，既是对人民、对士兵负责的，就要敢于负责。如果上级命令和当时新的情况不合，是可以改变打法的，我们决不能像柯民生那样，打成‘光杆司令’，还说‘按命令执行’。情况变了，还机械执行命令，实际上是违背了命令。”

聂荣臻强调：各个兵团，是在一个目标下向敌人共同作战，必须是非常团结的，只有团结才能战胜敌人。

他说：“现在我们打下了石家庄，平、津、保、张家口等大城市我们还要打，这些城市最后都将是我们的。过去立三路

线时代，到处暴动，到处讲攻大城市，是不对的，今天情况不同了，敌人的城市是孤立的，周围都是我们的世界，有些城市我们已经有力夺取，有些城市条件成熟后也可以夺取。城市一经我们解放，它就是人民的城市了，我们就要好好建设，像石家庄，我们就要使它成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中心，使它有力地支援战争的前线。我所以说明这些，因为关系到政策的正确执行，在于求得大家思想一致。只有大家思想一致了，我们的战争和工作才能胜利进行。”

聂荣臻最后说：“形势给了我们严冬作战的任务。我们就要行动了，希望大家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，不避艰苦，再接再厉求得新的更大的胜利。”

到会的干部，听了聂荣臻的报告，感觉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。报告是打出去的檄文，是一个战略反攻的思想武器。他们回想解放战争初期，晋察冀部队遇到一些困难和曲折，但是聂司令员稳坐钓鱼台，信心很足。他用3个不满员的野战纵队，进行内线作战。张家口撤退后，仗打得不顺手，有的部队指挥员有急躁情绪，要和敌人死打硬拼。聂司令员批评了这种思想。他说：不怕苦、不怕死是我们的口号，也是我们的实际行动。但是有的同志对这个口号有误解，以为不怕苦，就是不卫生，落后，不能把吃苦耐劳与条件许可范围内改善生活对立起来。菜做得可口些，饭少点沙子不好吗？衣服穿得整齐清洁，军容威风不好吗？敌人说我们打仗靠“人海战术”，这是诬蔑。我们提倡勇敢加技术，这是最好的战术。我们牺牲是为了革命的胜利，不是为牺牲而牺牲。

聂荣臻有很丰富的政治、军事斗争经验，高瞻远瞩，通观全局，在创建抗日根据地时，他就注意滦河、辽河、黑龙江、太行山、燕山、长白山，建立冀热辽和冀热察两个二级军区，

以控制华北通往东北的两个走廊：长城内的冀东走廊和长城外的热河走廊。

根据中央指示，聂荣臻于1938年派遣了宋（时轮）、邓（华）纵队挺进冀东，与李运昌等人领导的冀东10万工农大暴动配合，开创了直接威胁伪满洲国的抗日前哨冀东根据地，接着，又北越长城，开辟了热河的工作，以后发展成为进军伪满、收复失去的基地。

聂荣臻努力发展壮大自己所统率的部队，并且把主力部队交给兄弟战略区，视为自己应尽的义务。

1940年，他亲率5个团，南下千里，越正太路，支援友区，归来只带回两个团，把3个团留给友邻。

1943年，冀中吕正操奉调晋绥军区，他抽了6个团让吕正操带走，成为晋西北部队的骨干，而冀中军区只剩下1个团。这就是说，聂荣臻把自己指挥的冀中军区9/10的主力，调给了友区。

1944年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，为保卫延安，聂荣臻又将晋察冀军区的主力团，如一团、五团、九团、骑兵团等6个团，调给友区，这样，留在晋察冀的红军底子只剩两个连（后编成四团）了。

总计，抗战中聂荣臻将60%的兵力，即25个团调给兄弟军区，他仅留下40%的兵力，重新扩充部队。

到解放战争时期，部队发展多了，调出支援兄弟军区的部队就更多了。晋察冀军区出兵支援东北，比较大的行动先后有3次：

第一次是1945年8月。当时苏联红军对日宣战，晋察冀军区立即从冀热辽军区抽调8个团零一个营的兵力，加上朝鲜同志组成的义勇军共1万3千人，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

李运昌率领出关，分左、中、右3路，配合红军对日伪作战，到9月底，在其他军区部队未到之前，解放了辽宁、热河两省，以及吉林、黑龙江的西部地区，消灭了大量的日伪武装，接管了这些地区的城市，初步建立人民政权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出关部队迅速扩编，由1万多人扩大到10万人，组成10个步兵旅、2个炮兵旅和若干独立团。

第二次，是1946年10月。聂荣臻主动向中央建议，将冀热察与冀热辽军区划归了东北军区。1946年底，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统率5个纵队，活动在冀热辽、察哈尔东北部和冀东广大地区，多次攻城破路，吸引和钳制了大量敌人，直接支援了东北的斗争。以后进行大同战役，萧克、罗瑞卿回到张家口，即由程子华、李运昌率领部队在这个地区，继续坚持斗争，既是为保持华北与东北的联系，也是为了支援东北。1946年8月到10月，敌人先后占领承德、张家口等地，冀热察和冀热辽军区在地理上与晋察冀军区的联系，实际上被隔断了。聂荣臻认为这两个军区背靠东北更为有利，于是就把段苏权、刘道生领导的冀热察军区合并到冀热辽军区，成立冀察热辽军区，而后建议中央将该地区划归东北军区，中央同意后归了东北。程子华、李运昌也是这时去东北的。

第三次是1947年。当时为支援东北的夏季攻势，聂荣臻将活动在冀东的詹才芳、李中权纵队，开赴东北，并主动建议中央，将活动范围大和人、财、物基础雄厚的冀东划归东北。

此外，晋察冀军区先后派了可组25个团的干部和一些部队去东北，仅冀中就有3个团。

总计，先后划归东北的晋察冀部队有：第八、第九、第十一3个纵队和6个独立旅，总兵力共有十几万人，外加14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。

聂荣臻认为，支援东北，主要是为了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。晋察冀军区距东北最近，责无旁贷。当时他考虑，晋察冀是老解放区，基础好，区域大，人口多，不愁没有发展的余地。比如说，可以向南发展。而东北地区正在初建，各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，它又是中央确定首先夺取的地区。如果我们占有东北，解放战争就有了可靠的基地。于是他就主动向中央建议，将晋察冀大片地区和众多部队划给东北。这些都得到了中央的赞同。这些，过去聂荣臻从来不讲，只是到晚年在198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才说：“作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干部，处处从革命事业的全局出发，互相紧密配合以争取胜利，这本来是应有的态度和风格，也无须多去饶舌。但是出现了像林彪这样的人，总把功劳记到自己一个人的账上，把全党支援东北所取得的成就，吹成是自己天才造成的伟绩，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得不多说几句了。”

敌人是很注意研究聂荣臻的。本来，傅作义对聂荣臻的政治经历和军事指挥特点，是有所了解的，但是，他还感到不足，要秘书将聂荣臻的简历和有关他的书刊找来。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，他在华北作战的对手，不就是聂荣臻吗？傅作义看到经秘书整理过的《聂荣臻简历》：

聂荣臻，四川人，参加“五·四”运动后，到法国勤工俭学。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，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秘书，协助主任、副主任。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，任中国共产党北伐军事委员会特派员。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，任中国共产党南昌前线委员会书记。南昌起义后，任第十一军党代表。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。1932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

治部副主任，不久调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。

“他在法国学什么？”傅作义问。

“半工半读，先在一个橡胶厂，后在一家军火工厂。中间到比利时劳动大学学习。后回到巴黎当工程师。24岁时由法国到德国，和德国革命党人在柏林大街上手挽手，高唱《国际歌》。”

“在比利时学什么？”傅作义追问。

“据比利时中部沙城劳动大学学生档案，有如下记载：‘聂荣臻，男，1899年12月29日生于中国四川省，由法国法赫中学考入本校，化学专业，现住沙城奥布里克街34号。’那是1921——1923年的事，聂荣臻的学生注册号码是351，注册单上特别注明：‘在本校学习的第一批中国学生与聂一起学习的还有何长工等人。’”

傅作义点点头，然后一挥手，秘书走开了。他一个人翻阅美国记者H·福尔曼和斯坦因等人写的文章。他在斯坦因写的《红色中国的主张》中，看到关于聂荣臻有如下描述：

我们大多数人以为，在全中国可能是没有比聂荣臻将军更能干的了……在比利时和法国研究过化学工程，在苏联研究过军事科学，做过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教官，内战时期是中国红军的一个政治委员。

中日战争爆发不久，他即率领两千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，以后就成为这最大的，最巩固的，在抗日战争战略上最重要的根据地——拥有两千万（现在是4000万——译者）人口的晋察冀边区的创造者。聂荣臻将军是细高个子。他面相比他实际的岁数46要年轻一些。他穿着普通

的士兵棉军服，比我在延安见的任何人都觉得有教养。他长而异常机智的面孔，如他整个人一样，表现特异的魄力，纪律性与慑服力，但他却非常通达人情和谦逊，且富有幽默感，所有阶层的中国人都告诉我，在华北没有人比他更普遍地为人民所记忆。……

在同敌人手中恢复晋察冀边区的广大土地，及打退不断的进攻保卫这些土地的过程中，他作为战略的，战术的及政治的各方面政策的创造者，这些政策现在都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及晋察冀边区实行着……

在日本方面，聂的对手也是东京最知名及出色的将领，和他有着同样的任务；在晋察冀边区钻研新的方法，以施用于共产党与日本斗争的各个地区里，但日本的将领一个接着一个都蒙受着羞辱被撤换了。阿部中将，是东京首脑的战术家之一，自信他战术正确，急于想以解除被“土匪”包围的大量部队的围困，证明其正确性，——但1939年就被打死了。日本人对共产党在敌后战争中十分熟练，工作得很好的制度，从未得出一个解答。

傅作义看到这里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心想：“事实确是如此。日寇对共产党在战争中工作得很好的制度，从未得出一个解答。国民党经过十年内战，何曾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呢？”

秘书又进来，拿着聂荣臻的文稿，送给傅作义说道：

“聂荣臻能文能武，善长诗词。他还写得一笔流利潇洒、活泼的字。这是他挽叶挺的长联，是一篇奇文。”

“什么奇文？”傅作义急切地问。

“聂荣臻挽叶挺的长联，叙述了叶挺壮烈的一生和他们之间的友情，诗中有情，情中有诗。”

傅作义看到——

五十岁崎岖世路，献身革命，尽瘁斯民；海内瀛寰，同钦节气；两次从征凡七载；流亡异域，苦经十度春秋。反动阴谋空画饼；纵几处羈囚，壮怀尤烈；方期延水堤边，宏抒国事；天丧巨才无可赎，旷古艰难遗后死！

二十年忧患旧交，同学苏京，并肩北伐；南昌广州，共举义旗，一朝分手隔重洋；抗日军兴，血战大江南北。茂林惨变痛陷身；喜今番出狱，久别重逢；孰意黑茶山上，飞殒长星；我哭故人成永诀，普天涕泪失英雄！

傅作义放下聂荣臻挽叶挺的长联，来回踱步。

“这确是一篇奇文。”傅作义深深地感叹！

他思考如何对付能文能武、既有胆略又有谋略的聂荣臻。日本投降时，聂荣臻从远在千里之外的延安，电令晋察冀部队进平津，乘机夺取张家口。由于南京下令，不许日伪军向共军投降，聂荣臻部队没有占领平津，但却夺取了塞上名城张家口，使共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。察绥军进占张家口后，两省虽较稳定。但东北辽沈危机，为配合东北作战，聂荣臻会不会再夺取张家口？

第 32 章 朱德会见群英

石家庄的主要街道，还有零星的枪声。高楼上还有机枪哒哒的声音。战士们在敌机扫射下，押着成批的俘虏，高兴地唱着歌，走下战场。

街上高音喇叭，不断播送中共中央对晋察冀解放石家庄的贺电：“仅经一周作战，占领石家庄，歼灭守敌，这是很大胜利，也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。”

喇叭还广播晋察冀日报社论说，如果说清风店大歼灭战的胜利，已是晋察冀战场我军战略地位重大转变的关键，那么，石家庄大歼灭战的胜利，则完全确定了这个战略地位，如果前一个胜利对全国大反攻已经做了很大的贡献，则这一胜利对全国大反攻就作了更大的贡献。

经过 7 天 7 夜的激战，贾振武、李顺保和全连的战士，眼睛熬红，嘴干唇裂，筋疲力尽，但在胜利的鼓舞下，个个扬眉吐气，朝气蓬勃，挥着手，昂着头，通过市区夹道欢呼的人群。

贾振武刚到宿营地，营部通知他立即到野战军政治部报到。他一路上猜测到政治部有什么任务呢？听报告还是汇报，为什么不叫指导员去，而叫我去呢？他百思不解。

他乘汽车刚到野战军政治部，便被领到一个四合院的北屋。他听到罗瑞卿政委正在讲话：“古诗说：‘骏马能历险，犁

田不如牛。坚车能载重，渡河不如舟。舍长以就短，智者难为谋。生才贵适用，慎勿多苛求。’我们要选拔各种人才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，慎勿多苛求。只要有一技之长，我们就要提拔，就要鼓励、表扬。”

贾振武没抬头，紧跟着通讯员，到一间大屋里，悄悄坐在炕上。

他坐定之后，才知道这是汇报会。他后悔没有向上级建议叫李顺保来汇报，自己有什么可汇报的呢？

他四面一看，都是连、排、班级干部和战士代表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肯讲话。

一位中年军人，盘腿而坐，毫无架子，十分和善，平易近人。像长辈同孩子们交谈一样，笑着说道：

“你们都是英雄，解放石家庄的英雄。你们为人民立了功，我向你们学习，听听你们的经验。你们是第一个攻克大城市的，石家庄解放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。你们可以把怎样作战的讲一讲。”

贾振武忽然想起，这位中年军人在哪见过。仔细一想，对，在报纸的照片上见过。他就是全军敬爱的朱德总司令。这位身经百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，穿得这么朴素，厚厚的棉衣。如果不穿灰色军装，他简直是一位朴实的农民。那顶棉帽子，像拆洗过两遍，已经发白了。他端着喝茶的绿搪瓷缸子，边沿上的瓷都脱落了，发黑的铁都露出来了，还不如自己的好呢？

朱总司令艰苦朴素，和战士同甘共苦，他是听说过的。红军首长都会唱《朱德的扁担》：朱德挑谷上坳，粮食绝对可靠，大家齐心台力，粉碎敌人“围剿”！今天他万万没料到，在这里见到百万大军的统帅，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！朱总司令的

革命历史，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，是胜利的纪录。辛亥革命，云南起义，北伐战争，南昌起义，土地革命，抗日战争和正进行的解放战争，哪一次不是他参与的，哪一次没有他领导呢？！

贾振武想到，朱总司令为党为人民，忠贞不二，南征北战、东征西讨，转战全国，历尽了艰难困苦，高举革命火炬，照耀着革命的征途，率领人民军队向敌人冲锋陷阵，而自己是普通一兵，怎能和这么伟大的人物，面对面围着一盆木炭火，坐在一起呢？

当朱老总的和善目光，看着贾振武的时候，他腼腆地低下了头，脸也红了。他怕让自己发言，可好偏偏指定他发言。他感到羞愧，自己做了什么呢？有什么可以汇报的呢？讲经验，水平低；论学习，不怎的；论战功，不如别人。我能说出个什么呢？特别是自己犯过严重错误，受过处分，有什么可汇报的呢？

“别拘束，随便谈谈。”朱总司令戴上花镜；拿出钢笔记录。

贾振武和战场上叱咤风云完全不同，像个刚上学的小学生似的，他鼓起勇气说道：“战役一开始，我们打外市沟。攻击前层层动员，我连召开党支部扩大会，指出石家庄工事坚，咱有大炮；地堡多，咱有炸药；市沟深，咱有梯子和移动吊桥。攻城部队有10几个旅，上级准备了一面旗，谁先攻进核心工事，奖旗就给谁。”他对自己带领全连冲锋陷阵，一句没提。

他讲完之后，一位突击排的班长，详细地汇报了打市沟的情况，说：“我们挖交通沟，一直挖到离敌人堡垒20米，开始敌人没有发觉，后来用劲过大，地面传出咚咚的声音，敌人发觉了，可是我们的交通壕已挖好了。连长和指导员亲自抬梯

子，我扛铡刀，后边两个扛炸药。炸药没使用上，用铡刀把电网切断了。我们立即占领阵地，连长用红旗指挥炮。他作战勇敢，怕自己炮误伤了自己人，站在最高处用红旗联络，敌人从碉堡向他打枪，他牺牲了。战斗结束，我们连的干部只剩一排排长和二排副。我们那个排伤亡最大，因为是突击排。”

朱总司令听了很满意地插话说：

“你们的连长很勇敢，很好。但是站在最高的地方指挥，牺牲了，可惜。牺牲是一定有的，不怕的，但指挥得好，代价可以少一些。牺牲不大，补新战士来，很快就可以打。我向你们提过一个口号：勇敢加技术。勇敢是很重要的，同时要讲究战术。”

朱总司令慈祥的面孔，转向站在炕边的一位年轻军人，他是步兵连的指导员王鸿喜。总司令说：“你接着谈吧。”

王鸿喜有些腼腆，他用浓厚的冀中口音说：

“战斗开始，兄弟部队突破了敌人的外市沟防线后，上级就把突破内市沟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连。团长交待任务时，再三叮嘱我，一定要发动群众，讨论讨论，多想办法，打好这一仗。我接受任务时连长没在。我和副连长带着三排长阎连喜、八班长张喜顺及其他班以上干部，到前沿阵地去看地形。我们把敌人的每个碉堡和障碍物的位置，都详细地画成图，并编上了号码。接着就把摸到的情况向全连作了介绍，发动大家讨论攻打市沟的办法。许多原来认为是不好克服的困难，经过讨论，得到了解决。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，我们制定了攻打内市沟的方案，并作了实地演习。当总攻内市沟的战斗全线开始，我连向敌人冲击时，张喜顺挎着荆条篮子，冲在最前面。只见他迅速地把连环雷像雨点似地朝着敌人的地堡甩去，炸得敌人抬不起头。张喜顺在前边甩手榴弹，梯子组拖着合页梯紧